花道分三種花型，這是歷史最悠久的立花正風體。

時間不斷重複
讓我們明白
梁偉怡

Text by Curtis Law Photo by Kei So

中國智慧很少直白地講「道」，因為「道」是最深奧的真理，是始也是終，是一也是萬。可以名狀、可以形容的「道」，也就不是真正的「道」。相反，日本對於生活不少細節都極為講究，把每項生活習俗中所感悟到的，整合為「道」：茶道、花道、香道、書道、劍道等，把「道」貫徹每天的生活之中，時常提及並時常修習。

雖然西方也有插花的學問，但在幾百年前開始認真研究並訂立一連串規則，漸漸形成一種藝術，可算是日本的花道獨有。香港花道家梁偉怡（VERDY）是華道家元池坊香港支部副支部長，以及香港花道館的創意總監。花的生命雖然短暫，但透過花道可以將其生命延長至永恆。大自然的一花一木，本來就承載自然界的時間意義；經過人為栽插，變成花道作品的花草枝葉，同樣可表達大自然的時間意義。

華道即花道，因為古時華與花同義。花道源於京都六角堂，池坊便是第一個花道流派。師承池坊花道的 VERDY，9 年前開始修習花道。對他來說，花道展現了人和自然的和諧和美。花本是自然之物，經過人為的參與，重新編排、組合過，其實不會令花卉喪失本身的自然力量，反而能借助人的手和心，進入更理想的自然狀態、理想的美。古時的人覺得花卉美麗，反映時光推移和內心感情，領會到花所包含的意義後，便嘗試用一種方式賦予其新的型態。若花卉是字詞，花道應該便是詩歌吧。

花道分三種花型：完全沒有規條、著重個人表達的「自由花」；最傳統、象徵池坊花道精髓的「立花」；以及從立花簡化而來、較少規矩的「生花」。立花和生花皆有分正風體及新風體，顧名思義，一個忠於傳統一個風格較新穎。

VERDY 的一個作品是立花正風體，花器和水際之上的花草枝葉，已自成一個世界，甚至是一個三千世界，是一個擁有自己生態的自然系統。整個自然系統著重的是「遠山近水」，不同的花材在遠山與近水之中抽象化地表示著不同的地勢景觀：包括山岳、小山、懸崖、溪澗、河流、瀑布、村莊、大海等。當中可見一些枯木，代表遠古，甚至永恆；一些生命較短暫的草花，代表當下，或者剎那，展現了一個存在了很久很久的世界，和現實世界一樣的長，由古到今，當中隱含了一些變與不變的道理。而整盆立花中有一朵黃色的蘭花，隱約似一個人面，此花代表這個世界內的生物，甚或是一個人，從這個世界中望出來，嘗試參透箇中道理。

第二個作品是生花新風體。生花要表達的是生命力，非常著重花材的生長特性，並要順應花材顯現最具生命力的一面，所以不少生花看起來都予人生長中的感覺。生花的水際便是生命變化的開始，VERDY 特地插置枯黃了的青龍葉，代表過去，而松蟲草的花朵也向著過去生長，但另一方面已經見到花蕊含苞待放，代表新的生命。而 VERDY 的插法令青龍葉恰似松蟲草的葉，形成兩者共生的自然力量。整盆生花象徵大自然循環不息、生死不斷的定理。

最後的自由花作品焦點在於紅色的花朵，火焰百合，它在其他花材，包括黃金球、獨腳青、藍星花、吾亦紅和紫流星等植物的伴隨下，冷暖顏色的配搭得到調和，VERDY 說它看起來像一隻浴火重生的火鳳凰，這種重生過程標誌著經歷、改變和循環。

透過這 3 盆花道作品，VERDY 想表達的時間意義是，在歷史悠久的自然世界裡，生命在不斷循環，當中有些啟示靜候我們去明白。而花道本身也是時間性異常獨特的藝術。和其他藝術不一樣，花會凋謝，不像畫作般可以放在博物館裡讓無數人欣賞。而花道的傳承也不易，因為作品不能留給下一代研究、學習，老師的角色很重要，並培養了所有花道家不停學習、修行的習慣。學了快要 10 年的 VERDY，覺得愈投放長時間進入花道的世界，便愈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，必須要更謙卑地學習，就算再放幾多個十年，也學不完，參透不完。

生花比立花少規矩，著重表現生命力，這是生花新風體。

自由花沒有規條，著重個人表達，比較隨心。